服部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文集抜刷

孔子作孝經證



倫明

孔子作孝經證

倫

甲　諸家謬說

孝經一書。後儒或以爲曾子作。或以爲曾子門人作。或又硬斷爲子思作。謂爲曾子作者。蓋誤讀史記。辨詳於下。謂爲曾子門人作者。以書中稱曾子。必不出自曾子之口。更不出自孔子之口矣。按稱曾子者。當爲樂正子春子思之徒所改易。證之大學論語二書。皆稱曾子。未有名且字之者。孝經猶此例爾。謂爲子思作者。始於黄東發。蓋以中庸類推之。不知中庸亦不得斷爲子思作也。但諸家所疑者。不過據仲尼曾子之云。至朱子刊誤。則疑聖之外。又疑經矣。朱子謂自仲尼居至未之有也。經文止此。仍不免有辯析增加之失。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雖免傳會。綜其致疑之故。約有六端。一疑雜引詩書之間隔經文。古文之多閨門章。與三子曰字。父子之道天性下。有缺文。二疑天經地義數句。以順則逆一段。及事上章。之與左氏同。三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既有違。而於理尤悖。四疑嚴父配天之說。嫌於啓人子今將之心。五疑孝治天下。與要道至德三章。非經文本意。而語意皆疎。六疑通篇論孝。泛指德教。而不甚切定非親。按漢儒分章之誤。如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即已不同。略之可也。若雜引詩書。則雅言與執禮



並稱。孔子平居講貫。必不離此。論語經門人刪訂。故所存者少。然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尙可考見。左邱明春秋傳。記孔子語。卽多引詩書之文。何獨於孝經而異之。古文閨門章。爲今文所無。司馬貞。劉知幾。以此聚訟。而玄宗御注本刪之。論者謂天寶之亂。實由於此。然宋時除司馬光指解本外。固無之也。第二章首。有子曰二字。按中庸亦有章首用子曰二字者。此猶禮記孔子已告哀公而遂言曰之例。其庶人節及第四章。多三處子曰字。今文本無之。至四蓋字。一此字。無關要義。俱不必辨。是第一疑者誤也。其謂孝經襲左傳。毛奇齡已辨之。謂論語克己復禮爲仁。用左傳克己復禮仁也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用晉臼季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語。卽彼哉彼哉。用陽虎語。不學禮無以立。用孟僖子語。不特記者如此。卽孔子自爲文亦然。贊易乾卦。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用魯穆姜語。然而游夏不以爲疑。七十子之徒不以爲怪。則以夫子之言。原與春秋相表裏。而非有二也。余按左傳紀及戰國時事。作者必爲戰國間人。去孔子且百年。且勿論此。卽以立學言之。孝經出於漢初。有長翁江翁后蒼翼奉四家同時講習。乃是左傳襲孝經。非孝經襲左傳。不當以其書爲先後。當以兩漢立學之先後爲先後也。是第二疑者亦誤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句。係緊承上文。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二句來。此教字。自然包孝在內。下文而民莫遺其親。而民興行。而民不爭。而民和睦。而民知禁。直貫到民具爾瞻。蓋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孝。與士庶人異。非徒自盡其孝而已。要在化民。作孝經之旨正在此。民具瞻者。卽瞻其孝也。豈必如八股家作經義。必抱定題字爲能哉。司馬光不會此旨。改教爲孝。朱子乃以誤爲不誤。不誤爲誤。何倒置也。是第三疑亦誤也。嚴父配天。

與中庸論孝極於大德受命郊社禘嘗者正同一理朱子蓋不知孝經與大學中庸同爲治天下者說法如孝經稱先王明王又稱化民稱孝治大學稱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中庸稱凡爲天下有九經等語亦同一理且就本章之文觀之嚴父配天之下緊接以周公其人也句下文即說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皆是說周公之事又何從而啓今將之心是第四疑亦誤也孝經本無經傳之分四支十三章一脈貫注乃一人之筆昔者明王孝治章於治天下之上有以孝二字是孝已在其前至於得懽心以事其親則又轉以大其孝而治國治家者亦是以孝治其國以孝治其家因蒙首句來故省之耳禮樂之用其要在愛敬愛敬正是孝之骨何得謂之疎是第五疑亦誤也推朱子之意總以孝經不似其所著近思錄專體會於一身一節之間故以爲不甚切定事親蓋朱子之理想並非孔子之理想乃欲以其理想爲孔子之理想其解他經亦多如此譬諸村野人未曾游京師乃欲摹擬帝王宮殿及其一切飲食起居無怪其所說多不似也是第六疑者亦無可疑也又按朱子刊誤今已無人遵用姑據以發明孝經之微旨至如姚際恒古今僞書攷列孝經其中此極妄無庸辨又王安石與司馬光不合因司馬光作指解竟廢孝經此挾私亦不足辨

乙　漢儒舊說

一孝經緯　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孝經鈎命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又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以上諸語。具見刑昺孝經御製序疏。及徐彥春秋公羊傳何休序疏所引。雖緯書家言。其語必有所本。故漢人說經多引之。鄭康成禮記中庸注。引孔子 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謂孔子之德。二經固足以明之。又云。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大本。孝經也。而何休公羊經傳解詁序。亦曰。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按明呂維祺釋志在春秋二語。謂志者猶言其心之所欲也。行者猶言行此道于天下後世也。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不得位行道。誅亂臣。討賊子。但寓誅伐之意于筆削間耳。故曰志在春秋。孝經亦天子事也。其中所言。皆修德立教。孝治天下之事。使果見諸施行。豈不成一上下無怨。天下和平世界。故曰行在孝經。

二、史記　史記曾子傳云。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受之業。作孝經。按受之業。令曾子習也。作孝經。屬孔子。此二句乃倒文。古書多此例。不可據此而疑爲曾子作也。家語弟子解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按闕里孔氏本家語。止此二十九字。其本較王肅本十少七八。與索隱所見唐以前本。大同小異。宜可信。據此。亦可與史記相證。

三、白虎通　班固白虎通言孔子已作春秋。復作孝經。此亦顯認孝經爲孔子所作。據公羊傳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十四年春。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宋書符瑞志云。魯哀公十四年。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謹已備。按由哀公十四年九月。至十六年夏四月而孔子卒。則孝經之成。當在十四年冬至十六年春之間。孝經援神契。孔子七十二歲。語曾子著孝經。孔子七十二歲。卽哀公十五年。再證以三國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據宓說。亦是孝經成於春秋之後。蓋漢儒舊說如此。

四、鄭康成六藝論　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經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隋書經籍志。引此數語。其下云。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按此二句。當亦六藝論之語。陳氏澧曰。六藝論已佚。而幸存此數言。學者得以知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此微言未絕。大義未乖者矣。澧又謂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作。故鄭君以爲孔子作云々。此仍是游移之見。不可以辭作字。據上所述。孝經既與春秋相表裏。又爲六藝之總會。茲分抉其義於下。至大學中庸。本爲禮記之一篇。然大學亦孔子所作。中庸或云子思作。或云。孔子作。以所言皆性與天道。非孔子不足以知之。篇中稱仲尼。有子曰二字。正與孝經同例。愚按後說是。論語所記。皆孔子與諸弟子之精語。所謂微言大義者。多在此。孟子得曾子的傳。故併爲一章論之。非囿於元人四子書之陋見也。

丙　孝經與春秋

傳注孝經註疏序云。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說孝經以明君臣父子之行。阮元孝經義疏云。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於已事之後。孝經以帝王大道。順之於未事之前。按二說俱是。而非其朔也。孔子作孝經之意。漢儒已詳之。而作春秋之意。則莫詳於孟子。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據此則春秋爲君臣父子而作也。爲懼亂臣賊子而作也。姑舉晉趙盾許世子止二事以明之。春秋宣二年。書晉趙盾弒其君夷皋。昭二十有九年。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趙盾

之弒。左氏傳曰。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左氏復引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後儒如唐趙匡。宋歐陽修。謂是爲盾寬罪。非孔子之言。按盾之罪。重在反不討賊。越竟則不易得反。不反則不負討賊之責。云越竟乃免者。兩罪俱免也。簡辭也。不然。何以太史責盾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孔子乃辨其一而遺其一哉。許止之弒。左氏傳曰。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瘧非死疾。稱止之藥。則止所自製。不由於醫。當時國人必譏然謂止進毒、止無辭。故奔晉。傳所稱君子。蓋當時斷斯獄者之辭。舍藥物。是不自製藥。意正謂自製藥。則無可解免也。乃公羊穀梁二家。俱昧斯旨。公羊於宣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曰。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於昭十九年冬葬許悼公。曰。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春秋繁露玉杯云。盾之不討賊。爲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其論難知。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蓋引申公羊之說者。穀梁於葬許悼公。亦云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又云。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范甯集解云。盾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受弒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止以父病不知嘗藥。受弒父之罪。孝不至故也。蓋引申穀梁之說者。按二傳之說。非也。衛甯喜亦弒君復見。不止趙盾。葬許悼公。在太子奔晉之後。所謂賊討書葬也。果如二傳之說。是孔子既書爲弒。旋又赦之。弒而可赦。亦何以懼亂賊耶。請以孝經證之。事君章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此忠之至也。盾不能匡救其惡。忠不至矣。陷其君於死。又不能討弒者之罪。豈但忠不至矣乎。紀孝行章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

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此孝之至也。止不能病致其憂。孝不至矣。父被藥殺。乃以出奔了之。豈但孝不至矣乎。此孔子所以於成春秋之後。不得不復作孝經也。

春秋責臣子。而亦不恕君父。孔子以春秋屬商。而劉向說苑復恩篇。引子夏曰。春秋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此必親聞諸孔子者。求之左氏傳。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傳曰。君無道也。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春秋稱臣弑其君者十七。稱人弑其君者三。稱國弑其君者四。若楚世子商臣。若蔡世子般。則弑君而兼弑父者。其稱人以弑者。人謂國人。衆辭也。所以著其君之惡也。其稱國以弑者。合公族朝臣與國人言之。極衆辭也。所以著其君之甚惡也。太史公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又曰。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斯言也。得春秋之旨矣。然則正君臣父子之道奈何。孝經言天子之孝。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而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其言諸侯之孝。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正君父之道也。其言卿大夫之孝。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然後能保其宗廟。其言士之孝。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此正臣子之道也。而尚有大本大用在焉。孝治章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既得人之懽心。得百姓之懽心。得萬國之懽心。則無人不相親相愛。故其下接之曰。天下

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孝治之效如此。故孝經行。天下無亂臣賊子可也。春秋雖不作亦可也。古之制字。君从尹發號。故从口。臣象屈服之形。凡發號者皆君也。屈服者皆臣也。一家之中。父發號者。故稱嚴君。孝治章曰。孝莫大於嚴父是也。論語。出則事公卿。皇侃義疏。公君也。卿長也。卿大夫士。俱稱長。自卿而上。則爲公侯。爲天子。此俱稱君。爾雅。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是也。然卿以下雖稱長。而君臣之義則同。魏張揖廣雅。卿。大夫。令。長。君也。是也。楚芋尹無宇曰。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大夫以下遞相臣也。莊子人間世。述仲尼曰。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據此則君臣云者。猶之稱上下。稱尊卑。上以攝下。尊以統卑。無上下尊卑之別。則家不成家。國不成國。所包甚廣。固不僅單指君主國之巍然一人也。

丁　孝經與禮

凡孝經愛敬之教。備於禮十七篇。愛敬之政。備於周官六典。愛敬之義。在二戴禮記。凡井田封建學校軍賦宗法教農教兵通商考工生人相生相養相保之道。皆天子以下愛敬之實事也。考教字从孝从文。故知孝爲教之本。凡言教者。無非孝也。故孝者禮所由生也。禮者敬而已矣。孝經言士之孝。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言孝子之事親、曰居則致其敬。論語。夫子告孟懿子問孝。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其告子游問孝。曰。不敬何以別乎。朱子謂禮與孝其理可通。更爲證之。左氏傳曰。孝禮之始也。孝爲禮始。是因孝而有禮。故大戴禮曾子大孝曰。民之本教曰孝。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

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仁義忠信之德。必仁此孝。宜此孝。中此孝。信此孝。故孝經謂孝爲德之本。而其論禮。亦云必體此孝。曾子立孝又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皆此旨也。孔穎達左傳正義曰。禮爲天之經。地之義。孝經以孝爲天之經。地之義者。孝是禮之本。禮是孝之末。本末異名。實是一物。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蓋以孝爲本。而所以爲治者。則皆禮也。故孝經言孝。即言禮也。

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又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證之禮記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記又曰。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據此知孝經言鬼神。言祭祀。無非報本返始之義。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由父母而推之。則有祖。由祖而推之。則有天。沿及後世帝王。雖不明此理。而法祖敬天四字。猶懍懍然出諸口。非夫諂瀆鬼神以求福者。所可同語也。

戊　孝經與易

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又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家人彖曰。家人有嚴君焉。以上諸義。即孝經言父子。言君臣。言上下之所本也。豫之大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渙之大象曰。先王以享帝立廟。又即孝經嚴父配天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之所本也。不但此也。繫辭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即孝經言鬼神所本也。繫辭又曰。亂之

初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卽孝經言滿天下無口過之所本也。繫辭又曰。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按易所云吉凶。不就利害言。故不以占險。孝經則云。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凶以德言。且與善對舉。尤合易義。至於文言所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此則從反面觀之。亦卽作春秋與孝經之不得不然也。

己　孝經與書

孝經開宗明義章曰。先王有至德要道。陸德明釋文引鄭康成注。禹三王最先者六字。而申之曰。按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於子。於殷配天。故爲教孝之始。云云。近人曹氏元弼補其義曰。洪範言鯀湮洪水。彝倫攸斁。禹乃嗣興。彝倫攸敘。賈生言禹以孝立教。天下聖禹而誅鯀。當堯之時。天下未平。禹敷下土。民有攸居。然後契爲司徒。敎以人倫。故後世禮樂制度。取法虞夏之制。喪服祭法。悉定自禹。春秋通三統。中庸曰。考諸三王而不謬。至德要道。百世不與民變革。周因於殷。殷因於夏。三王道同。言禹而湯文可知。且孝經述禹之道德。而嚴父配天。特稱周公。孔子自謂行在孝經。禮記載子言。亦以舜禹文王周公並稱。孟子言天下治亂。特歸撥亂興治之功於禹周公孔子。論孔子之功在春秋。三聖同功。春秋孝經同道。孟子此說。實出二經微言。足明鄭義所本云云。按記禹事者。惟存尙書。孝經無一字及禹。自得曹氏此論。而知聖人非有所遺矣。至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事詳於召誥洛誥。又若居家理治可移於官。其意通於論語所引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此則其顯然者。又按全經引書。止

天子章。有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二句。而五刑章所云五刑之屬三千句。其文亦見於甫刑。殆非偶然。殆以列國之亂。由於王室之弱。刑亂國。用重典。周天子能奮其刑威。以懲治亂賊。庶幾爲兆民所賴。較之春秋以空言作斧鉞者。尤有效。蓋發於春秋成後之感想。最爲微言大義所係。前人尚未有闡發及之者。

庚 孝經與詩

論語稱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是即孝經之義也。詩序云。先王以是美教化。移風俗。按三百篇皆入樂。詩亦樂也。孝經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詩在其中矣。而孔子引詩。尤具深切意義。非徒資詠嘆淫佚者。如孝經開宗明義章。即引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法祖尊王之意。已於此見之。聖治章。稱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儀。法也。則也。推愛親敬親之心。以愛人敬人。是以其民則而象之。即大學所云。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廣至德章。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强教之。悌以說安之。以證教孝教弟教臣。子說弟說臣說。眞詩之古訓也。感應章。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文王云。鎬京辟雍。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本於聿追來孝也。又按古人引詩之法。原無一定之格。有引以發端。而後申說已意者。有先自發揮而後引以足之者。有引在中間。而以一二語唱歎之者。前人多以孝經雜引詩書。屬於節末。故疑庶人節有缺文。惟張叙孝經精義。以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屬諸天子章之首。謂其下加子曰二字。所以別大雅之文。以下四節。皆從此例。按張說甚善。如此則懷疑者與强解者。俱可以息喙矣

辛　孝經與四子書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同出一源。故其義俱可相通。尤可互證。孝經開宗明義章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按此三語爲全經要旨。始於事親者。卽孟子所云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中於事君者。卽禮所云。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也。終於立身者。自始而中而終。凡事親事君與在君親外者。無不涉之。單言終者。略詞也。論語言三十而立。卽立身也。由是以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仍屬立身之事也。請徵之大學。大學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又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又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卽孝經立身之事也。齊家。卽孝經事親之事也。治國平天下。卽孝經事君之事也。修身以上。屬明明德。齊家以下。屬親民。止至善。則就定靜安慮得言之。止有二綱領。云三綱者。非也。自天下至於庶人。卽孝經五孝分章之意也。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卽孝經所云終於立身也。又徵之中庸。中庸開首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又曰。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又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又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按天命之性。卽孝經所云至德也。率性之道。卽孝經所

云要道也。教則孝經屢言之。亦卽孟子所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誠身二字。包誠意至修身言之。明善二字。包明明德止至善言之。於事親事君之間。添出朋友。古時行鄉學里選法。不可無此。所以補大學也。治人。亦齊家內事。爲政。卽治國平天下。亦卽事君。身卽修身。亦卽立身。道卽明德。申之曰仁。中庸曰。親親仁也。卽齊家。亦卽事親也。又徵之論語。論語第二章。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第四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第五章。子曰道千乘之國。又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按君子務本。卽大學所云修身爲本也。亦卽孝經所云立身也。孝弟。卽大學齊家之事。不好犯上作亂。卽治國平天下之反面也。陳氏澧東塾讀書記。舉此章。引桂星垣之論曰。論語第二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卽孝經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斯言得之云云。記者又於此章之下。接以省身治國二章。其旨昭然若揭矣。修己以敬。包立身事親言之。朱註。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是包齊家治國平天下言之也。朱子或問云。所謂修己以敬者。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舉積諸此。是也。又徵之孟子。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學則三代共之。皆所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又曰。人有恒言。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按孟子所謂學。卽大學。是指三代之學。卽上文所云庠序之教。非泛指大人之學。明人倫者。卽明明德也。是明德指人倫。朱註云。人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云云。全與人倫無涉。與程子所云。仁內無孝弟。是宋儒大誤處。卽上文所云孝弟之義。人倫明於上。卽大學所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小民親於下。卽大學之親民。親字對人倫言。亦可證朱注改親爲新之非。並可證大學所云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即孝經所云昔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之意。而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尤與大學八條目恰合。亦即孝經事親事君立身之意也。以上所舉。皆與孝經事親事君立身三語。脉脉印證。其他四書中。論孝者。何一非事親之事。論政者。何一非事君之事。論學。論性。論言行者。何一非立身之事。不必一一偏舉矣。〇又先儒以孟子一書、未言及孝經。据爲孟子未傳孝經。按孟子外書。四篇中即有說孝經之目。外書不僞。則孟子傳孝經。自可信也。

壬　六國時人傳述孝經

孝經爲孔子所作。故子夏得傳之。若爲曾子所作。或曾子門人所作。則曾子年少於子夏。無論門人。子夏安得傳之。子夏不傳孝經。又何以有魏文侯之傳。今按魏文侯孝經傳雖久佚。而遺說時見引於他書。如後漢祭祀志引大學中學明堂之位也。舊唐書顏師古議。引明堂在國之陽。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引民春以力耕。夏以鉏耘。秋以收斂。此其彰彰可考者。又田子方。魏文侯所敬事者也。其言曰。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實括孝經五孝章之大義。知其時孝經所傳甚廣矣。非惟魏國之人習孝經也。趙人秦人亦習之。孔叢子。平原君與孔穿言曹良。引居家理治可移於官。呂氏春秋編於群儒。其先識覽。明稱孝經。而引之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孝親覽又云。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于事親。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矧齊魯間儒。無不習孝經者。荀子大略篇云。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

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子道篇。述孔子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子。不爲不義。堯問篇云。忠誠於內。賁于外。行于四海。禮三本篇云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大率丐孝經之脊腹。自鑄偉詞。又如小戴記表記。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如此者乎。經解。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問喪。引辟踊哭泣。哀以送之。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喪禮四制。引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及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大戴禮記。亦述孔子曰。孝德之始也。凡此皆見於六國時人所傳授稱述。設非孔子所作。安得崇尚如此其盛乎。

癸 結論

按孝經全書大義。在開首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二句。以順天下四字之大義。又在五孝章。孝經云至德。即尚書之峻德。大學之明德。中庸之庸德。論語道之以德之德。孟子所稱人倫。孝經云要道。即大學之道。率性之謂道。本立而道生三道字。有德而後有道。德實而道虛。故論語云道之以德。老子與孔子同時。其書即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又言大道廢有仁義。仁義後道德而生。則道德者果何物耶。韓昌黎所以稱道與德爲虛位也。孝經鄭重而別之曰。至德要道。猶言此爲德之至者。此爲道之要者。非猶夫諸子百家之言道德也。而其義猶不止此。六經皆聖人經世之書。除孔子外。無

不得位之聖人。故所云道云德者。皆非就個人言。而此云至德要道。上承先王。下對民。尤爲明顯。論語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愼終追遠。孝之事也。民德歸厚。則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效也。亦孝經之義也。孔子生封建之世。有天子。有諸侯。有卿大夫。有士。有庶人。凡五級。庶人之孝。僅居一耳。中庸稱大孝。稱達孝。皆就天子言。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孝經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言。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由天子下數至庶人。其級遞輕。由庶人上溯至天子。其責遞重。孟子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孝治順施之序。亦即孔子理想平天下之素抱也。使孔子不作孝經。則刪訂六經之旨。何從而會其歸。他人未曾刪訂六經。則孝經又何從說起。故前人謂孝經之經字。實孔子自名之。即取本書夫孝天之經也之經字。而後儒之稱易書詩禮春秋爲經。亦原於此。或且列孝經於群經之首。亦有見乎此。秦以後。封建廢。虛有諸侯王之名。不得自治其國。卿大夫士之家。則皆夷爲庶人。天下國家四字。缺而不全。以堂高廉遠之一身。臨夫幅員數萬里蚩蚩無識之庶人。失相維相繫之道。此孝治所成空言也。不但此也。夫孝治云者。豈惟日日詔民以孝而已哉。孔子時。學校井田。皆未全廢。孝經屢言教。舍學校何以爲教。庶人章。言用天之道。因地之利。非井田何以用之因之。蓋封建學校井田三者。舉包在孝治二字中。無一可缺。管子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猶識此意。即立身云者。亦豈惟獨善其身而已哉。更證以曾子之言。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是五者舉包在敬之一字中。敬字又包在立身二字中。論語答問孝。曰不敬何以別乎。亦括此意。宋儒注四書但知色難養志爲孝。其言敬。又止矜持於居處之間。失之隘矣。故治身者能明孝經。則交友信。事君忠。居官敬。臨陣勇。治國者能明孝

經。則本愷悌之心。施親愛之政教。內以保社稷和人民。外以懽萬國刑四海。雖至今行之。猶有驗也。非至聖如孔子。能爲是博大精深。質百世而不惑之書也哉。